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叶燮与岭南三家诗论比较研究



董就雄
著

明清论诗的焦点是宗唐宗宋、崇古与否的问题，岭南三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早发不拘唐宋、求新求变而自成面目、吟咏真情之见，但学者却多将之独归功于叶燮。本书采用比较研究法，得出以下新成果：一，考证叶燮对三家之认识及与梁氏的密切交往；二，论证和确立三家诗论是叶燮《原诗》理论重要来源之一；三，析出叶氏论诗的两大核心及别于三家的价值；四，厘清《原诗》理论的其他来源；五，重估三家与叶燮在中国诗论界之地位。

中 华 书 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叶燮与岭南三家诗论比较研究

董就雄 著

I207.22

0707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燮与岭南三家诗论比较研究/董就雄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4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 - 7 - 101 - 07215 - 0

I. 叶… II. 董… III. 古典诗歌 - 文学理论 -
对比研究 - 中国 - 明清时代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2876 号

-
- | | |
|-------|--|
| 书 名 | 叶燮与岭南三家诗论比较研究 |
| 著 者 | 董就雄 |
| 丛 书 名 | 中华文史新刊 |
| 责任编辑 | 张 耕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
| 版 次 |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20¼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7215 - 0 |
| 定 价 | 48.00 元 |
-

董就雄，广东南海人，香港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一级导师。专攻古典文学与文学批评专业，已出版学术论著《屈大均诗学研究》。雅好古典韵文创作，著有《听车庐诗草》，编有《荆山玉屑 三编》、《新松诗集》（合编）等。

序

周锡馥

鲁迅曾谆谆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做空头文学家。现在更多的却是“空头文学理论家”。那些“文论家”们不懂写诗，不会作文，毫无“实战”体验，却在学府讲堂放言高论，或在报刊发表大块文章，教导别人如何“诠释”、鉴赏和创作；稍乖巧者，更热衷于搭建自己的“架构”和“体系”，于是稗贩些舶来品，引进欧美文坛的流行“话语”，以貌似高深其实半通不通的文字，堆砌成炫人耳目却“碎拆下来不成片断”的“七宝楼台”。其实，现代西方文论藉其自由观察的角度和细密剖析的方法，自有某些可借鉴之处，只要用得其所，确能起到启牖新知、促进思考的作用，但无可否认，废料、糟粕亦复不少。其论者常各执一端，所持观点或反映局部、暂时情况，本具相对真理性，但为要夸异于人，“自成家数”，便往往把一隅之见无限扩充，推向极端，标榜为具有整体性和普世意义、恒久价值的绝对真理，其结果，便有如盲人摸象，各得其一端——甚至只触及少许趾甲、皮毛——却在那里断断纷争不已。“原创者”既如是，跟风仿效者若缺乏“定力”和识见，那水平自然也就不问可知。

如此一来，文学创作和“理论”之间便脱离了那种本应相益相生的互动关系，而渐行渐远，甚至“风马牛不相及”了。

但是，也不可一概而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内必有芳草”，何况古今文场之大，怎会没有好东西呢？比如某些作家，能从切身体验中悟出诀窍，同时又广采博览，含英咀华，经迁想妙得，转而反馈于创作，写出更美轮美奂的动人篇章，之后“作”而优则“论”，把一己

的心得、见解统括梳理，融贯提升，再与众人分享，那样的诗论、文论便往往大有可观。因为这时候他们所提供的，已不再是貌似深刻、详备却实为隔靴搔痒的“形而上”之论，或只存在于“虚拟”世界，既从未出现过，也永远无法实施的文学乌托邦，而是成功的创作经验之总结与升华，所以，其结论常有真正的普适性，并具备可操作的实际价值。人们于读作品之余再观其理论，自然可增加亲切感，提高阅读的兴味和感悟的层次。那样一来，其主张、观点便会在广大的读者与作者群中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天际漫游的“理论”到此时才真个“按下云头”，脚踏实地，获得丰沛的生命力。

以诗坛为例，唐之李（白）、杜（甫）、白居易，宋之苏轼、陆游、姜夔，金之元好问，直至清之袁枚、宋湘、黄遵宪、梁启超等等，他们都同时著有诗论或论诗之作，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都见解精到，言不蹈空，能实际度人金针，因而影响甚众。这些才可称得上是真正而非空头的或“半吊子”的文学理论家。

类似此等集作家与理论家于一身，成就甚高、影响亦大的诗人，尚有明末清初的“岭南三大家”。“岭南三家”何许人也？就是曾一度大名鼎鼎，其后因“文字狱”影响几乎湮没无闻，近世又慢慢冒出头来，现在终于“发潜德之幽光”的屈大均（翁山，1630—1696）、陈恭尹（元孝、独漉，1631—1700）、梁佩兰（药亭，1629—1705）三人。三家之中，屈、陈成就尤高，他们的著述所体现的精神，其博纳兼容的开放性，随机生发的灵活性，忧乐天下、雅俗共赏的人民性以及开拓创新的进取性，正是岭南诗派以至整个新兴岭南文化主要特征的反映。

请看其诗作。陈恭尹《崖门谒三忠祠》写于二十八岁（1658）时：

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崖波浪至今悲。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刘斯奋、周锡馥选注《岭南三家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1—182页）

三忠祠，是纪念抗元不屈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人的祠庙；崖门，便是宋军最后奋战、覆亡之地。清末，“革命诗僧”苏曼殊曾绘《崖门奇石壁图》，倩章太炎录恭尹此诗题其上，感叹道：“风人之旨，令我黯然！”时人誉此诗、字、画为“崖门三绝”。近人屈向邦《粤东诗话》称：“陈元孝崖门吊古之作，屈翁山《鲁连台》之什，大气磅礴，大笔淋漓，寄托遥深，卓绝千古矣！”

下面是屈大均《鲁连台》之什：

一笑无秦帝，飘然向海东。谁能排大难，不屑计奇功？
古庙千秋月，荒台万木风。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岭南三家诗选》，第15—16页）

全篇直抒胸臆，真气流溢，意象雄奇，气魄超迈，当时即引起强烈共鸣，以至天下传诵。声名之盛，从学士大夫，到“遐方僻壤，小生俗儒，知与不知者，皆啧啧叫呼之，姓氏几遍海内”，甚至有“翁山派”的名目。

这种深情、血性、新警之作，就是岭南三家诗的代表。故乾嘉时著名学者、诗人洪亮吉《论诗绝句》评岭南三家道：“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把他们推置于“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之上。晚清沈汝瑾于此亦深有同感，其《国初岭南、江左各有三家诗选，阅毕题后》说得直截了当：“鼎足相持笔墨酣，共称诗佛不同龛。珠光剑气英雄泪，江左应惭配岭南！”而龚自珍更把屈大均与屈原相提并论，对其人格和作品表示至高无上的由衷敬意：

其一

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郁郁文词宗，芳馨闻上帝。

其二

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夜读番禺集书其尾》，刘逸生、周锡馥编注《龚自珍编年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6页）

屈、陈、梁三家之作，“发摅性灵，自开面目”，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

神与风格道上的“雄直”之气著称,而可贵的是,他们还有旗帜鲜明的理论与之相辅相承,桴鼓相应,对文学的本质论、创作论、发展论以及文艺批评等系列重要问题,皆发表过精卓的见解。

就以有关文学创作的理论为例,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复古、仿古派“模拟补绽”之风以及诗坛上尊唐尊宋的门户纷争,陈恭尹倡言:

文章大道以为公,今昔何能强使同。只写性情流纸上,莫将唐宋滞胸中!维扬不入删诗地,百越咸归霸国风。终古常新惟日月,金乌先自海东红。(《次韵答徐紫凝》,《岭南三家诗选》,第269—270页)

他认为,文章和其他许多事物一样,都是按一定的规律(“大道”)变化发展的,文学作品应有鲜明的时代、地方色彩和个人风格特征,因此,不可颂古非今,盲从古人。并指出,文章倘如日月般不断吸纳宇宙精华,便能做到常见常新。在《答梁药亭论诗书》中,他又把文学创新的理念和方法,凝聚为“性情欲流,流而不俚;规格欲别,别而不离;词语欲化,化而不佻”这二十四字法则,从而在感情内容、格式体制和语言运用上,系统地阐明了自己关于“化古开新”及如何“化古开新”的理论。

屈大均在《粤游杂咏序》中主张:“予尝谓不善《易》者,不能善诗。《易》以变化为道,诗亦然。故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又序梁佩兰《六莹堂诗集》说:“余尝以《易》为诗,颠倒日月,鼓舞风雷,奔五岳而走四渎,使天下万物皆听命于吾笔端。神化其情,鬼变其状,神出于无声,鬼入于无臭,以与造化者游于不测。其才化,学亦与之俱化。”倡言以《易》道为诗,驱万象于笔端,达至变化不测之境。梁佩兰的诗学观也和陈、屈同出一辙,主张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既取资多方,撷菁华于传统,又弘扬个性,别出心裁,开创新的面目。

岭南三家的理论和创作密切配合,两者如影随形,比翼齐飞,相得益彰,因而腾播人口,在清初广泛流传。当时的诗坛巨擘,如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禛、赵执信等均与三家(或其中一、两家)交好,并且盛加推挹,令他们声誉日隆,影响亦无远弗届。嗣后,经过清中叶黎简、宋湘、张维屏相继努力,到清末“诗界革命巨子”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

丘逢甲诸人手上,化古开新,“自抒性情,不与时为俯仰”的岭南诗风终于大放异彩,而结出“新派诗”的累累硕果,不仅影响全国,并遍及世界上不少华人地区(如东南亚、日本、美国等),流风余韵,于今不绝,为中华诗歌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探本追源,屈、陈、梁“三大家”实功不可没。

三

岭南三家的文艺思想,上承明代公安“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的观点而纠其偏,下开清代袁枚、宋湘“性灵说”之先河;有清晰的证据表明,叶燮的名著《原诗》,也极有可能是在其理论与创作的启发影响下最终得以充实、完成的。可见,岭南三家的理论思想对清代文学发展,尤其是创新思潮之形成,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应占有相当的一席。可惜这一点却远未为人们所认识,所以近世出版的几乎所有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思想史等等,均无涉及岭南三家的内容,令人甚感遗憾。直至1999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文论选》中,才始见选及屈、陈之部分论说,但介绍也很简略。

日人青木正儿(1887—1964)下面一番话看来很有代表性:

自从钱谦益抨击格调派的拟古主张,而鼓吹宋元诗以后,打乱了独尊盛唐的统治,有于盛唐之外取中晚唐者,有取宋元者,又有折衷唐宋者,一时诗坛陷于混乱。在这种混乱之中产生了一种倾向,这就是自成一家的思潮。就是说,希望发挥各自个性的思想蓬勃兴起;探本追源,这可以从明万历年间公安三袁反抗王、李拟古派而提倡性灵说求得其端绪。至康熙中叶……人们都怀着一种非常自由的心情,主张不将目标特别拘泥于唐或宋或元,一切按照个人所好,形成各自风格,以吟咏个人性情为宜的人逐渐出现。首先发出这一呼声的,是苏州的叶燮(横山)。(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五章,第89页,重点为笔者所加。原著刊于1950年)

就是说,近数十年来,每当述及清初主张“自成一家”、“崇尚新变”的文

论时,人们总是一无例外地大谈叶燮,而视陈恭尹与岭南三家如无物(如青木正儿即称叶为主张“不拘唐宋”的首倡之人)。不过,青木氏等其实也可说是受到前人某种程度的“误导”。比如清人沈樛惠《原诗跋》即云:“自有诗以来,求其尽一代之人,取古人之诗之气体声辞篇章字句,节节模仿而不容纤毫自致其性情,盖未有如前明者。国初诸老,尚多沿袭。独横山起而力破之,作《原诗》内外篇,尽扫古今盛衰正变之肤说。”(叶燮《原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附录”,第86页)

但实际情况是,陈、屈等岭南三家早就“起而力破之”,何待横山!(按,清初以后,出现无视三家而独捧叶燮的现象是有来由的。因为自雍乾时代文字狱兴,曾直接参与抗清军事的屈大均便首当其冲,几乎被刨棺剜尸,枭首示众,著作更遭全面禁毁,牵连之下,《岭南三大家诗钞》亦成禁书,“三家”之名顿成禁忌,逐渐隐没,加以叶燮的弟子沈德潜后来当了高官,大力揄扬乃师之说,故清中叶后,世人——尤其是北方人便只知有横山,而不知三家,以致出现如沈樛惠《原诗跋》之类的评论,便毫不足怪。但到了近现代仍然将错就错,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令人难以苟同。)

叶燮(1627—1703)和岭南三家是同时人(生、卒均只差三、四年),但三家主张不拘唐宋,强调变化出新,“发摅性灵,自开面目”的理论和创作都要早着先鞭。当三家享负盛名时,叶氏仍耽于其“六朝骈丽俚钁藻缋”的诗文之习,而且尚未钻研文学理论。他的《原诗》,是在结识梁佩兰,拜读并深服其作品,与梁进行过理论探讨,又研读过陈、屈的诗论,并亲到岭南游历大半年之后,才返乡撰成的。他的文学见解与三家(尤其陈恭尹)有不少类同或相通之处,我认为,这说明他曾直接受惠于恭尹等广泛而深刻的启发、导引与影响。

或者,陈、叶双方之理论是否不谋而合,所见略同,姑暂置勿论,但总之,有两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陈恭尹等的观点要发表、流布在先,且有成功的创作实绩相辅而行,故声名早著;而叶氏《原诗》形成在后,本人诗作成就不高,未副其所论,生前名位亦不显,故其诗论不见重于当时,于去世后才稍见影响。因此,说叶燮为主张“不拘唐宋”,唯“以吟咏个人性情为宜”的首倡之人,显然不符事实。此其一。其二,若双方之理论确曾有受对方影响之处(此一可能性极大),则只能是叶氏受

岭南三家之熏染影响，而不会相反。

总之，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形，都可见目前各种大大小小的文论史、文学史（述及清初文艺思想时）均只专谈叶燮，而视基本观点相仿，但流播更早、当时影响更大的屈陈梁岭南三家的理论如无物（用香港俗话来说就是，把他们当作“透明”），是何等的不公！

这令人不期然想起另一与此类似的情况：近世中国大陆画坛尝称颂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画改革家，如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李可染等均一一列名，偏偏“遗漏”了时间最早而贡献甚大的“岭南三杰”——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可谓“萧条异代”，如出一辙！令人感诧莫名。

我在《岭南画派》（广州文艺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提及此事时曾慨叹：“由此可见，即便在电子传真、激光扫描，交通如此发达的‘信息时代’（今天已是“数码时代”）里，‘僻处南疆’有时也总不免要吃点哑巴亏的。”是耶非耶？诸位不妨自下判断……

有鉴于此，我在《陈恭尹及岭南诗风研究》（香港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里，首次提出了叶燮与岭南三家关系的问题，并予以剖析论列（详见该书第四、五章）。但由于主题所限，侧重点不同，所以在书中讨论到有关诗学主张时，我主要是求叶燮与岭南三家双方理论之“同”，以揭示后者对前者的深刻启发、影响，对双方关系更完整的研判，则有赖董就雄君此书去完成。董君此书除“求同”之外，还辨其“异”；于“求同”之处，因进行穷尽式的搜索，所以做得更彻底、全面，且有新的发现；而在“辨异”之余，还进而探讨叶氏《原诗》的核心架构及其学术价值，并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得之见。这些，都是董君此书的重要学术成果。

比如，对叶燮与岭南三家的交往情况及其熟悉程度之考定，除叶氏与梁佩兰的关系外，本书证实梁佩兰与汪琬有交往，汪氏更是屈大均的老友，而三家与汪氏的弟子薛熙更有密切交游，从中得到叶燮对屈大均和陈恭尹必有相当认识这一重要发现（见第五章）。另外，又将三家的主要理论观点详细阐释铺排，一一罗列，与叶燮诗论作全方位的对照、比较（见第三、六、七、八、九章），其中并纳入专案研究：把肯定曾经叶氏研读、刊于梁佩兰《六莹堂集》卷首的屈大均《六莹堂诗集序》及陈恭尹《六莹堂集序》两文作重点解剖，以尽数条列的方法，比照叶

氏诗论和该两篇文章的吻合处,从而进一步找出叶燮如何受此两家诗论影响的有力证据(第十章第一节)。

至于“辨异”方面,则揭示出叶氏在创作观、鉴赏观等方面有别于岭南三家的地方,并通过细密的分析,进而确定叶燮诗论的几个主要来源:其一,来自岭南三家者;其二,来自唐、宋、明和同期的诗评家者;其三,来自他自己创新者。这些都是发人所未发的精彩论述。而对叶燮诗论的核心建构及其价值评估,也有与时人不同的新颖见解(见第四章第三节,第六、七、八、九、十章)。

经过此番深入研究,由于采用多元切入、穷尽搜索与悉数罗列的方式,所以全书显得理充词畅,创意洋溢,其结论又客观、公允、完整,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

董君能诗,了解创作之甘苦,对屈大均的文学理论又异常熟悉,已有专著行世(董就雄《屈大均诗学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4月),可见并非大言欺众的“空头理论家”。更重要的是,他天资颖悟、根基扎实之余,又谦冲好学,充满研究与创作的热诚,因此,由就雄君作此专题研究可说是上佳之选,而他果然成就了《叶燮与岭南三家诗论比较研究》这本资料翔实、论析精微、很有见地的著作。岭南三家于泉下有知,想必也会欣然含笑吧。

下面引述就雄君与我唱和之篇,以见其写作的功力,说明他能取得此项优异的研究成果,实非偶然。

就雄来诗:《敬和周师〈港大校园杂咏十一首〉》(选三)

文学院主楼

百载堪观废与兴,崇楼欧陆雨风迎。庭中园树垂阴丽,宇外云天到眼明。旧匾恢弘好留照,回廊曲折似多情。讲堂先哲雄谈处,若有瑶音接耳清。

木棉

雄枝未老傲玄霜,撑入青云播远香。荫下翠林连广陌,丹霞犹自艳非常。

荷池

池旁惶恐夜无星，闻道幽魂出水清。菡萏香飘留步慢，已忘虚说月来明。

读就雄来诗，忆假日与国健、志宏、就雄、芷珊、欣丽、晓莹、向荣诸生西城“明星”之会（明星，酒家名。2009.4）

一

榕树须长容蔽雨，木棉絮软乐裁衣。熏风陌上多桃李，应是累累初实时。

二

翩然展翅入云轻，今日终知道可名^①。九万里风驰八极，五千年梦起群英。堂盈香辣甜酸味，市沸欢愁笑谑声。此际且将茶代酒，狮山爽气漫春城^②。

①《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语也。若此者，有益

②香港有狮子山。夫，多一箇多一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

2009年9月序于港岛天南海北之楼

序 二

陈远止

满清皇朝以外族入主中原，对汉族的知识分子来说，如何面对和自处，是既困顿，也极难堪。《清史稿·儒林传》：“清兴，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贯之。”用三纲五常来束缚掩盖明末遗民严辨华夷的想法，以皓首穷经来消磨知识分子的意志。康熙帝又提出：“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借汉人的文化枷锁来强化满清皇朝的合法统治地位。在这样的形势下，清初明朝遗老的反抗也唯有仅仅限于故纸堆中找寻经世致用的方法，三老之一的顾炎武谓“文之不可以绝于天地之间，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是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他不以文人自居：“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在哀痛民族存亡、寻求解放的时候，他认为应做的是学问的功夫，诗词之作，直是有害无益，“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有清一代，知识分子心境特殊，恒受清初所立之轻文重学框架影响，是以清代文学总体上呈现衰退；具体来说，清代文化，是学术大盛而文学衰弱，表现在作品上的就是理性增多而灵性减少。

稍迟于顾炎武的叶燮，精于诗论，成《原诗》一书，以诗之最要者在于求新求变，由此而相续相禅、递衰递盛、循环不息，后来论者称誉其于诗作中标举才、胆、识、力、理、事、情，力扫摹拟之颓风。可惜，叶燮生于作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时代，其书在当时受到极大的排斥，被评为“作论之体，非评诗之体”，其议论有“英雄欺人之语”，斥叶燮深存门户之见，不足为法。这些批评，是时代使然，是叶燮不得不承受的责

难。然而,叶燮无惧时代巨轮,在压顶的坑纹中,觅得存身之所,潜心于诗学,至《原诗》而成绩迈越前修,津逮后学,大有功于日后中国诗学的发展。

叶燮诗论,历来鲜有深入而全面的研究,董就雄君师从周锡馥老师,专研清初诗论,穷究叶燮一生,成博士论文《叶燮与岭南三家诗论比较研究》,详稽博辨,析纤甄微,创获甚多,填补了研究有清一代诗论上的空白,成绩斐然可观。

就雄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从周老师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其间周老师荣休,就雄的学位论文遂转由我指导,但这只是行政需要的安排,实际的指导,仍是全出于周老师。就雄天资聪颖,亦肯下苦功,是次付梓的原是他的博士论文。名师高徒,是从来的定律;就雄把追随周老师的研究结果成书面世,不单可供学者参考,亦方便知识的流通,是大家都乐见的。

2009年12月陈远止于香港大学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目的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章节安排	2
第三节 前人相关研究综述	3
(一)有关叶燮与岭南三家比较之研究	3
(二)叶燮研究	4
(三)岭南三家研究	9
(四)小结	16
第二章 明代与清初各派的诗论主张	18
第一节 明代主要诗论主张	18
(一)主张复古的前后七子及胡应麟	18
(二)主张独抒性灵的公安派	25
(三)主张以厚济灵的竟陵派	30
(四)调和前后七子以及公安、竟陵派的陈子龙	33
(五)主张诗以载道、以自然为宗、题材多样化的陈献章	38
第二节 批评前后七子和竟陵派、标举宋元诗的虞山派	41
(一)钱谦益	41
(二)冯舒、冯班	46
第三节 主张诗须有益于天下,反对摹拟,崇尚 创作自由,强调调须出于真的顾炎武	50
第四节 诋前后七子拟古,主唐音、重比兴寄托之吴乔	54
第五节 缘情以为诗,宗唐诗、崇杜甫、轻宋诗、务归典雅, 与王士禛并称“南朱北王”之朱彝尊	59

第六节 先宗唐、后主宋、复归唐、主神韵、欲调和 各家之王士禛	63
第七节 小结	66
第三章 岭南三家之诗论概述	69
第一节 屈大均	69
第二节 陈恭尹	79
第三节 梁佩兰	83
第四节 小结	88
第四章 叶燮诗学之形成及其诗风与诗论	91
第一节 家学渊源及学诗过程	91
第二节 诗风	94
第三节 《原诗》之成书	99
(一)写作动机	99
(二)成书过程	101
(三)历来学者对《原诗》之评价	103
第四节 小结	110
第五章 叶燮与岭南三家诗学之渊源	112
第一节 叶燮与梁佩兰交游考	112
第二节 叶燮对屈大均、陈恭尹之认识	122
第三节 小结	127
第六章 叶燮诗论本体观与岭南三家之比较	129
第一节 追求儒学的纯正	129
第二节 诗载六经之道	133
第三节 雅为诗之源与流	136
第四节 感物起兴,本于自然	139
第五节 格物穷理为诗之始	143
第六节 小结	145
第七章 叶燮诗论发展观与岭南三家之比较	146
第一节 不以朝代为升降	146
第二节 重变	149
第三节 踵事增华	154
第四节 小结	158